

听

谁的命运 在高声呼喊

孔笑微
著

听，
谁的命运在高
声呼喊，
使我全身
每一根细小的血管
都像铜丝一样坚硬

听谁的命运在高声呼喊

—

孔笑微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听谁的命运在高声呼喊 / 孔笑微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8.1

ISBN 978-7-5426-6095-4

I. ①听… II. ①孔…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1705号

听谁的命运在高声呼喊

著 者 / 孔笑微

责任编辑 / 陈启旬 朱静蔚

特约编辑 / 李志卿 丁敏翔 朱鑫

装帧设计 / 阿 龙 苗庆东

监 制 / 姚 军

责任校对 / 丁敏翔 朱鑫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版 次 /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89×1194 1/32

字 数 / 135 千字

印 张 / 7

书 号 / ISBN 978-7-5426-6095-4 / I · 1331

定 价 / 48.00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0539-2925680。

孔笑微

笔名孟来，天涯社区“闲闲书话”版网友。

南开大学经济学专业本科，经济史硕士；
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其间
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
访问研究员。毕业后曾任香港金融管理局
货币研究所研究员，目前任教于香港某高
校。文蠹网虫，博览杂收，贪多务得，细
大不捐。曾为《南方周末》撰写历史和经
济评论连载，部分文章曾在《读书》《读
库》发表。热爱惊险文学，热爱配音朗诵
艺术，自命球迷（尤其热爱德国足球）。

“听，谁的命运在高声呼喊，使我全身每一根细小的血管都像铜丝一样坚硬。”

每当我听见这句铿锵激越的高声台词，都忍不住血脉偾张，犹如电击火炙。这不是戏剧，而是人生，是一个人下定决心迎向未知的命运、应对疯狂的世界。

——孔笑微



出版统筹：陈逸凌
责任编辑：陈启甸 朱静蔚
策划编辑：周青丰 丁敏翔
特约编辑：李志卿 丁敏翔 朱 鑫
装帧设计：阿 龙 苗庆东



目 录

金融杂谈

- 003 金土罌粟：漫谈纳粹德国的兴起与华尔街金融集团
- 035 哗动与喧嚣：华尔街的权力之路
- 047 斯芬克斯的遗产：“布雷顿森林体系”与现代国际金融问题
- 069 困境的哲学
- 080 金融市场怕不怕“伊斯兰国”？
- 087 岁晚杂谈：奢侈品的打折和不打折

文艺乱弹

- 097 城市化道路上的作家：也谈路遥
- 102 水柱喷射，永不溅落：飞行员作家圣埃克絮佩里
- 106 世间再无柳文扬：一个非科幻迷的碎碎念
- 112 乱弹毛姆

- 115 足球随笔：德意志战车上的文艺老青年
- 142 上校的女儿
- 155 非典型才女的一生：电影《逐爱天堂》
- 160 听谁的命运在高声呼喊

历史狂想

- 167 虚拟历史侦缉档案：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失踪之谜
- 180 狂想曲：维特根斯坦
- 183 读史笔记：千古江山，英雄美人总相误
- 190 人间不许见白头：悲情元帅图哈切夫斯基



金融杂谈

金土罨粟

漫谈纳粹德国的兴起与华尔街金融集团

上帝保佑打败仗的人民

20世纪20年代初，一战硝烟远去未久，古老的德国笼罩在一片几乎毫无希望的风雨凄迷中。人们尚未来得及摆脱战败的沮丧和羞辱，严峻的生计问题就紧逼了上来。德国在战争中丧失了总人口的10%和将近七分之一的土地，换来的是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仅1921年的数额就是德国商品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德国拿不出这笔钱，法国就伙着比利时，毫不客气地进占了德国经济命脉鲁尔工业区，是为“鲁尔危机”。正倒着霉的时候，你往往想不到有一天还能更加倒霉，于是手忙脚乱的政府采取了千古不变的饮鸩止渴老办法：增发纸币。

真正的灾难开始了。

随着印刷机全速开动，1921年1月31日，世界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如同张开翅膀的死神，扑向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德国经济。美元与马克的比率从1921年1月的1：64，到1923年11月崩溃为1：42000000000000。如此骇人的程度，即使到今天，也只有1946年的墨西哥、匈牙利和1949年的中国可以相提并论。

到了这个地步，德国的日常生活可想而知。薪水得按天给，要不然到了月末你会发现本来买面包的钱只能买面包渣了。发工资前大家都要活动一下腿脚，准备好起跑姿势，钱一到手，立刻拿出百米冲刺的激情和速度——冲向市场与杂货店。腿脚慢点的，往往就难以买到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农产品和工业品生产都在急速萎缩，市面上商品短缺，唯一不缺的就是钱，纸钱！没有购买力的纸币像没有生殖力的性器官，叫人想着就伤心，孩子们在街上大捆大捆地拿它们堆房子玩。1923年《每日快报》上刊登过一则逸事：一对老夫妇金婚之喜，市政府发来贺信，通知他们将按照普鲁士风俗得到一笔礼金。第二天，市长带着一众随从隆重而来，庄严地以国家名义赠给他们10000000000000马克——或者半个便士。

对于德国的悲惨境地，它一战中的对手们反应并不一致。老对头法国自然是盼着这个强邻兼宿敌越倒霉越好，在赔款问题上咬紧牙关毫不让步；苏联因为社会制度被西方排除在战

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割地赔款全没它的份儿，又刚刚跟波兰打了一场败仗，希望借助德国的先进军事经验，1922年开始就与德国秘密合作（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20年后的脚）；英国秉承一贯的老奸巨猾，继续“均衡势力”品牌之大陆政策，不希望德国过分削弱而使法国坐大。小国家们有的内部爆发民族革命自顾不暇，有的在老大中间小心翼翼找个位置坐下观看演出，有机会也许点汤喝喝。

战败者付出代价，古来皆然。历史上没事就打来打去的欧洲，利益变幻翻云覆雨，沾亲带故反目成仇，一千多年下来戏码反复，不过如此。

然而，这次的确有点不同。

现在的人们讨论一战远远没有二战兴趣浓厚，但是事实上，今天国际关系和文明准则的基础，大部分是由一战奠定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摧毁了传统世界的根基，而二战是一战遗留矛盾的延续和清算。如果说从前欧洲的战争是国王和贵族的战争，那么一战就是第一次现代意义上国家之间的战争，从它的政治根源、战争动员、兵役体制和战后安排上，无不体现出鲜明的现代国家主义特点。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战争成为全民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惩罚也成为有理论依据的全民责任。这样，人们难免要反思一下，打了这个仗，对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另外，通过一战，人类在自相残杀方面的创造力表现得没有最强，只有更强。在凡尔登的绞肉机和索姆河的坦克面前，19世纪天真的乐观情绪，对主流古典人文主义的自信土崩瓦解了。新的思潮纷纷登上舞台，直截了当，冷酷无情，与这个铁血强权的时代宾主相得一拍即合。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古老的欧洲现在到处都是打碎的坛坛罐罐，德国的巴掌挨得最响亮，然而他们要报复的并不仅仅是从普鲁士时代延续下来的那些敌人们。在这个产生过无数哲学巨人的民族，思考活动一向壮丽而可怖，短暂的痛苦过后，将化身为钢铁的洪流，无论邪恶还是野蛮，它是从我们自以为是文明中生长出来的，我们前所未闻，目瞪口呆。

完成这个过程，它需要的只有一种力量：金钱。

1923年11月，德国发生了两桩对历史有深远影响的事件。

第一件是阿道夫·希特勒发动了以失败告终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尽管此前他爱国愤青的风头一时无二，甚至原陆军总司令，德高望重的鲁登道夫将军都稀里糊涂地被拉上了他的检阅台。在德国普通人眼里，恐怕这位热血沸腾的老兄当时也和一个比较抢镜的行为艺术家差不了多少。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又何尝缺乏大胆冒险的事件和昙花一现的赌徒呢？于是未来的元首只好郁闷地在监狱里写他的“奋斗”。比较有趣的是，

希特勒提到了他对通货膨胀及其原因的看法。

政府镇定沉着地继续印发这些废纸，因为，如果停止印发的话，政府就完蛋了，因为一旦印刷机停止转动——而这是稳定马克的先决条件——骗局马上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受惊的人民注意到，他们即使有几十亿马克，也只有挨饿的份儿，那他们一定会得出这个结论：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

从这段有意思的话里头，我们能够看到古往今来煽动艺术的精髓。平心而论，希特勒确实颇有几分洞察力，他看出马克的疯狂贬值被有意利用来应对外债（赔款是用马克计算的），政府也的确难辞其咎，然而由此得出结论——“民主不如独裁”就莫名其妙了。煽动的诀窍偏偏就在于此，观点必须够震撼，论据必须够彪悍——从论据到论点到底是什么逻辑，基本上就没多少人注意了。不信你看看史料，从教皇的十字军演讲，到姚文元的大批判文章，莫不多有印证。

同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可要比那位退役下士的表现有吸引力得多。甚至可以说，停战以来，德国人民第一次听见了好消息。

持续将近三年的恶性通胀，在1923年底开始得到缓解和控制。

历史学家们将这个功绩与1923年11月的一个任命联系起来：46岁的德意志帝国银行董事亚尔马·贺拉斯·格里雷·沙赫特被任命为国家货币流通专员。

帝国银行里的华尔街精英

亚尔马·贺拉斯·格里雷·沙赫特，25年之后这个名字将出现在举世震动的纽伦堡审判的法庭上，在20世纪的欧洲金融史上，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这注定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

沙赫特1877年1月生于特因利夫（原属德国，现属丹麦），父亲是德裔美国公民，母亲是丹麦裔。他的父亲为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工作了将近30年，亚尔马之所以在德国而不是美国出生，只是因为他母亲当时患病必须全家回德国治疗。和今天的众多移民一样，老沙赫特觉得美国的月亮特别圆，为了聊表对第二祖国的热爱之情，居然把一位美国反蓄奴制政治家的名字嵌进了儿子的姓名中间，这就是他奇怪的中间名的来由。在日

耳曼的命名方法里，中间名本应是父名和祖父名，父亲这个独特的做法如同一个奇异的预言，在他的一生中深深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国印记。

小亚尔马聪明而勤奋，具有德意志历史上那些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天资气质，他先后专门学习过医学、哲学和政治科学，年仅22岁就得到了博士头衔。年轻的沙赫特博士继承父业，进入德雷斯頓银行。他本人出众的能力加上老头子在金融界广泛的人际关系，沙赫特一帆风顺，很快成为引起关注的金融精英。1916年，他成为德国国家银行的董事之一。1923年，沙赫特临危受命，拯救灾难中的德国货币流通体系。

货币崩溃的根源在于沉重的赔款负担，沙赫特当然清楚，一切金融改革的举措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只会引发更可怕的动荡。他上任之后，立刻从两个方面齐头并进：一边寻求外国金融资本的支持，一边改革货币，用新的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取代极度滥发的旧马克。

那么该向谁寻求帮助呢？哪个国家有能力又有意愿帮助德国呢？欧洲的邻居和对手们要么心怀叵测，要么自己也穷得够呛，沙赫特也根本不指望它们，他的目光越过浩瀚的大西洋，精准地投向了的精神故乡——美国。

一战最重要的后果，既不是霍亨索伦、哈布斯堡、罗曼诺